

时代经典【财经小说系列】

银行情仇

胥一华◎著

在财富扑面而来的今天
你！该何去何从……

A Love-and-J

f Banking Industry



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

银行情仇

胥一华◎著

在财富扑面而来的今天
你！该何去何从……

A Love-and-Hatred

Banking Industry



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

(一)

吃过晚饭，回到长岛公园，方亚军百无聊赖，他漫无目的地独自徘徊。

长岛公园像一艘停泊的巨型航母，但被浓密树林遮蔽。这里曾经是市民休闲处，后来银行将其整体收购，名义上建设培训中心，实际上改建成了职工生活区。

生活区足够开阔，行级领导的小楼房、科级领导的超高层住宅和一般职员的不同户型单元房，都集中于此。

生活区内还有职工食堂、内部招待所，成了河岸上的一条彩绘长廊。

方亚军来到彩绘长廊，坐下来看夕阳下的河，看河对面的山，他靠观光望景打发寂寞。他已经决定，不去姚莉莉家。他害怕，但又好像不仅仅是害怕。

不知独坐了多久，他听到吵骂声，扭头看，不远处的垃圾房旁边，一个脏兮兮的孩子在跟一个老人争夺地盘。

孩子哭喊：这是我的！

老人骂：狗东西，垃圾房是公家的，公家的就是大家的。

别的垃圾房你干吗不抢，偏来抢我的！孩子一定要坚守他的领地，他要把老人推走。

老人用力甩开孩子，孩子力气太小，被老人甩出老远。孩子赶紧拽住一个蛇皮袋，大约蛇皮袋里的东西正是老人从垃圾房捡拾的，在孩子看来就像老人偷了他自留地的庄稼。可老人认为他只是路上拾遗，不是偷窃。他理直气壮，一肘击倒孩子。孩子又爬过来抱住老人，老人顺手就用鼓囊囊的蛇皮袋砸向孩子。

孩子尖叫了一声，头上砸出了鲜血。可他仍旧不松手。

老人无奈地撂下蛇皮袋，孩子立即扑上去，用身体紧紧罩护住蛇皮袋子。

老人无奈地坐下，尽量心平气和地说：这座垃圾房，凭你霸占不下。原先是不晓得这旮旯角落还有垃圾房，晓得了还不都来抢，哪个不晓得银行的垃圾房都是好货色。我说这样子要不要得，我们一起来看守，往后就归我们两个，哪个来抢我们一起打他狗日的？

孩子却不肯，他倔犟地说：你另外找去，这是我的，我先找到的，我一直靠它挣钱。

老人猛然站起来，他声音都哽咽了，他愤怒地质问：这座是你的，那座又是他的，我日你们祖宗，哪座是老子的呢？老子不管哪个的，哪个抢到手就是哪个的！话音未落，老人抬腿一脚踢翻孩子，抓了蛇皮袋拔腿就跑。

孩子哭喊着爬起来，他踉踉跄跄地追赶，却扑通一声被绊倒了。

方亚军叹息一声，他满怀怜悯地上去说那孩子：你才多大呀，也跟大人争抢。孩子横过手臂擦泪，呜咽着说：这是我的，是他抢我的，不是我抢他的，他欺负我人小没力气！

看孩子不过十来岁，瘦骨嶙峋的样子，方亚军随手掏出五块钱。他以救苦救难的姿态居高临下问：你叫什么名字？

孩子十分惊讶，他泪眼模糊地仰望方亚军，在猜想方亚军为什么给他钱？他可能从没得到过帮助，对一切善良的举动都有所怀疑，他惶恐不安地问：你要我做什么？

方亚军无非是看孩子太可怜，想给孩子一点施舍，如同打发叫花子。看孩子惊惊慌慌的样子，他扑哧一笑，饶有兴趣地逗那孩子：你能为我做什么？

孩子使劲摇头，好像是忽然明白了，他不肯接受方亚军的钱。他说：拿了你的钱就要听你使唤，我不敢做坏事，我害怕。然后他说一声“我姓安——”就跑了。

方亚军愣住了。

他像挨了一顿棒喝。这么小的孩子都知道，只要自己的不要别人的，拿了别人的就要听从人家摆布。

方亚军油然想到今天私分长款的事，他感到很奇怪：私分长款相当于盗窃，我怎么那么愚蠢啊，稀里糊涂就听从姚莉莉的安排？他随即想到：不行，一定不行！不能跟姚莉莉同流合污，一旦同流合污就不能摆脱姚莉莉，天知道姚莉莉还会干出什么事来！

方亚军刚刚工作，分进了这个银行。他一点也不知道，刚刚工作就面临如此险恶的环境：一边是培军科长虎视眈眈，一边是姚莉莉心花怒放。他只是把培军科长阴冷的目光当成领导一以贯之的严肃表达，把姚莉莉的媚眼迷离当成同事间温暖的注视。

他在大学里念的国际金融专业，却被安排在银行柜面当出纳。柜面出纳是银行最低级的岗位，只要有一点理想的人都不甘心在此岗位上屈身守分。

好在方亚军不算有理想，他只是希望少挨批评。他身体强壮，脸皮却是很薄。他经受不起批评，人家说话说只要一重，他就要脸红。

他出生于一个十分特殊的家庭，靠父母教完小学、中学的全部学业。可以说他没上过学堂，直到考上大学才第一次离开家门，战战兢兢地接触了五光十色的社会。

沸腾的大学生活并没教给他更多的知识和江湖经验。包括男女间的事他还很懵懂，女同学都嫌他木讷胆怯，四年里就没一个异性亲近他。除了母亲和姐姐，他至今没有亲密接触过第三位异性。

银行出纳必须双人操作交叉复核，搭档双方最好都是点钞能手，否则十分不协调，非常容易发生差错。一旦发生差错，就要一人一半共同赔偿，因此没人乐意与新手搭档。

方亚军从没学过点钞，专业点钞与蘸了口水数自己工资奖金，无论感觉还是指法都完全不同。方亚军十分害怕没人跟他搭档，因为没人耐心教他，不会点钞，就会被退回学校。

一听姚莉莉踊跃跟他搭档，并愿意像师傅那样带教他，他满怀感激地喊了声姚姐姐。如果不是因为姚莉莉才三十岁，他可能会喊出姚阿姨来。毕竟他才二十三岁，还没有完全脱离对母性的依恋。

银行营业大厅的格局大同小异，通常是齐胸高的大理石和通天彻地防弹玻璃，将大厅一分为二，外面留给客户，里面两人一档柜组，分别是几组出纳柜、几组会计柜、几组储蓄柜。

无论晴天还是雨天，大厅都灯火通明。乍一看没有阴暗角落，实际上完全不是。

方亚军这一组出纳柜就是个死角。他背靠墙壁，对面姚莉莉背靠一根粗大的不锈钢圆柱，除了一早一晚出入金库的人必须从旁边经过，平时这旮旯角落没人打搅，也就可以说比较隐蔽。

方亚军还不能独立操作，他必须首先跟班学习半个月。姚莉莉在防弹玻璃上贴出巴掌大一张告示：“客户交款请去旁边柜组。”好在旁边还有另外三组出纳柜。

没有客户上来，又比较隐蔽，姚莉莉不让方亚军坐在对面，而是热情地呼唤方亚军坐在她身边，她要手把手地传教。

她把方亚军挤在不锈钢圆柱和大理石柜台的夹角，她喷着满口香气教导方亚军：要挺起胸膛，不能趴在桌上像狗刨，这样点钞才优雅。做到这点并不困难，姚莉莉说关键是速度和准确，这靠指法。

她先示范单指单张点钞，然后她一手搭在方亚军椅子靠背，一手撑在桌面，敞开胸脯侧身面对战战兢兢专心练习的方亚军。

其实方亚军没有表面这么专心致志，他总是心猿意马。

银行制服穿在姚莉莉身上像晴天披蓑衣，她敞开西装，未必是为了勾引，更像是自信。她敢于大胆展示自己动人的姿容。

她一对硕大乳房仅靠一层轻薄柔软的衬衣包裹，几乎形同虚设，方亚军稍不当心就要碰触到。而姚莉莉还努力靠近，甚至贴近方亚军肩膀，即使方亚军缩手缩脚，仍然不时碰触到。

姚莉莉又是浓香熏人，方亚军总是情不自禁地瞟瞟她。不看还好，一看更加心神不宁。姚莉莉色香逼人，三十岁的人照样激情四射。方亚军无意中对上姚莉莉眼睛，姚莉莉媚眼飞动勾魂摄魄。

方亚军不由得想入非非：未必姚莉莉很放荡？这么想方亚军忽然有了一种没有来由的冲动。但在这样的场合，方亚军不敢表露喜悦，他只是尽量表明，他在聚精会神地学习点钞。

这点把戏瞒不过姚莉莉。单听方亚军不均的呼吸，就知道这小子并非坐怀不乱的柳下惠。

姚莉莉开始得寸进尺。她假装手把手纠正方亚军指法，实际是进一步贴紧方亚军，然后用桌面下的膝盖摩擦方亚军大腿。

头顶监视探头只能对照桌面，探照不到桌面下的活动。姚莉莉的西装短裙本来就超不过膝盖，方亚军立即感受到了肌肤相亲。他一身酥麻，心都要迸出来了。

再到后来，姚莉莉假装不经意，一手搭在方亚军大腿内侧。方亚军没有反抗，他对自己说，如果没有姚莉莉言传身教，他就不可能尽快掌握点钞指法，就不可能迅速适应工作，就有可能因为不能适应工作而被退回学校。况且今后还是搭档，今后还要每天配合，他不敢也不想得罪姚莉莉。

实际上他只是害怕给人看见，毕竟他是头一次面临这样的诱惑，毕竟他还是洁净身子。

他继续假装不知不觉，尽可能不看姚莉莉眼睛，他对姚莉莉的暗示、撩拨也不积极回应。

好在这是公共场所，好在头顶还有监视探头，姚莉莉也不敢为所欲为。

面对这一切，培军科长终于忍无可忍了。他明察秋毫，早就沉不住气了。他说：必须单独操作了！方亚军这才想到，半个月的跟班学习已经到期。

方亚军回到姚莉莉对面那个属于他的位置，当中隔开两张桌子，姚莉莉想脚下纠缠也不可能了。

单独操作一个星期方亚军就完全适应了，只是点钞速度不够快，但也能应付。从此不必靠姚莉莉手把手传教，方亚军开始微弱地表示反抗。

方亚军开始冷淡姚莉莉，甚至不大理睬姚莉莉，也不像以前软塌塌地俯首帖耳。

姚莉莉开始焦躁不安，她稍不如意就发脾气。过后又主动向方亚军道歉，不无自责地说：我就是小气，因为从来没有受过气。

方亚军尽量表现得无动于衷，他既不在乎姚莉莉发脾气，也不被姚莉莉的道歉感动。方亚军始终想弄明白：姚莉莉究竟想干什么？在不明白姚莉莉的目的前，他不敢接受现成的诱惑，怕误中圈套遭姚莉莉挟制住了。

今天营业结束盘账，居然长款一千元。

出纳柜每天收付大量现金，难保一点没差错。如果少付或者多收了，称为长款；如果多付或者少收，则称短款。无论长款还是短款都算差错，方亚军按照制度规定，准备作长款登记。姚莉莉含笑骂他：蠢！随即姚莉莉就探过头低声吩咐：一人五百，别吱声。她是想把一千元长款私分了。

方亚军一愣，不过他还听话，他赶紧抽出五百元递过去。姚莉莉眉眼一挑，她挤眉弄眼地示意方亚军，头顶探头会把桌面活动拍摄下来。银行制度规定，工作台面不能摆放工作人员个人的钞票，一旦拍摄下他们在往自己口袋装钱，不管这钱是客户的还是自己的，一律算违规操作，一律要受处分。

见方亚军不知所措，姚莉莉环视一圈，她起身绕过桌面，去到方亚军椅子前，从方亚军胸前探身到大理石柜台，假装拉出抽屉翻找东西，然后低声吩咐：塞我衬衣口袋。

她身体已经弯成直角，她敞开的西装正好像帘子遮蔽方亚军双手，头顶探头就探照不到他在往姚莉莉身上塞钱。可是因此也遮挡了方亚军视线，慌乱中方亚军一把没摸到姚莉莉衬衣口袋，倒是抖抖索索地摸到一团温软滚圆的东西。姚莉莉微微颤抖起来，方亚军更是惊慌失措，这一瞬间方亚军脑海一片空白，姚莉莉满身浓香把他熏得晕晕乎乎。

不过他还是警惕地四下张望，突然发现一个怪异身影，顿时毛骨悚然，他慌忙定睛一看：

十米开外的培军科长办公室，三面是墙密不透风，朝大厅一面却是大幅玻璃门窗，如同汽车的挡风玻璃。一开灯他办公室暴露无遗，不开灯昏暗朦胧，他习惯不开灯。

大厅灯光从玻璃窗户透射进去，隐隐可见昏暗朦胧中，一个影影绰绰身影贴近窗户，一双绿莹莹眼睛正在注视方亚军。

姚莉莉继续假装翻找抽屉，她弯成直角的身体几乎压在方亚军胸口。方亚军想稍微后退，可背后是墙壁他无处可退。他终于将钱塞进姚莉莉衬衣口袋，他浑身冒汗，十分惶恐地盯着十米开外那双绿莹莹眼睛。他希望那双眼睛什么也没看见，可又明明知道，那贼眉鼠眼就是在监视他。

姚莉莉缩回身体，她冲着方亚军妩媚一笑，媚眼含情秋波荡漾，显然她十分

兴奋，似乎还含着感激。

下班铃响，姚莉莉飞快地递过一张纸条，她尽量装得若无其事地问：晚上有空吗？不待方亚军回答，她像害羞的少女，一把拎起坤包就风一样飘走了。

方亚军展开纸条看：“城墙街一号。”他怔怔地待在自己座位，脑子里飞快闪过好多画面，同时冒出无数疑问：她究竟想干什么？如果只是玩玩，跟她玩什么后果？天底下还有如此轻浮的女子？会不会另有阴谋……

他不敢进姚莉莉的门，他不明就里，不敢贸然行动。第二天上班，方亚军拿出私分的五百元长款，对姚莉莉说：不是我的，我不能要。说着他就要作长款登记。

姚莉莉冰冷地瞥了方亚军一眼，她尽量压低声音解释：就是登记了，长款也是工作差错，你我都要受处罚。等到短款的时候，不仅挨处罚，还要赔款，你说怎么办？只好不要登记，有长款就悄悄收起来，等到短款的时候，再悄悄贴补进去。

方亚军仍然固执己见：可这不是我的，我不能要。

姚莉莉别过脸，她恨不得一巴掌扇过去。不过她还是继续压低声音劝阻：当天的账和款必须相符，要登记也该昨天登记，隔夜补记是严重违规操作，比私分长款还要严重。

方亚军也知道隔夜补记不妥，但他觉得总比私分长款好些，起码表明他知错就改。他以为姚莉莉的阻挠，仅仅是因为姚莉莉舍不得退还她分得的五百元。

现在的方亚军，对姚莉莉说的什么话都不敢相信，总是觉得姚莉莉要拖他下水，总是觉得姚莉莉挖空心思祸害他。他已经逆反了，姚莉莉越是说不能登记，他越是要坚决登记。

然而姚莉莉不肯退出她分得的五百元，方亚军只好说：那就只是登记，一共长款五百元，我全部退出了。

这样做更是愚不可及，这样做性质就改变了。如果姚莉莉否认她也分得五百元，那就只能说，是方亚军单独偷盗了五百元，姚莉莉毫不知情。

如此愚蠢的行为方亚军还要坚持，姚莉莉感到一阵又一阵心寒。姚莉莉并不认为这是方亚军严于律己，而是认为，方亚军在借此表明，他不肯跟姚莉莉同流合污，他不相信姚莉莉出于好心好意。

即使姚莉莉不算好心好意，她也并不指望靠这五百元就把方亚军拖下水。仅仅是因为，出纳柜一贯这么操作，姚莉莉习以为常了，姚莉莉和其他人搭档也是这么操作的，从来没人说个不字，连培军科长知道了也不纠正。

而且她也不可能为了五百元钱动心，她根本不在乎钱。方亚军对她一点不了解，仅仅看姚莉莉轻浮放荡，就把姚莉莉想象成无恶不作的人，就以为姚莉莉不

仅是坏女人，还是蝇营狗苟之徒，连五百元都要贪图。

姚莉莉不再说话，她忽然不知道说什么，方亚军的行为让她非常难堪。

昨晚没有等来方亚军，姚莉莉已经很难过，除了失望外，她还感到蒙受了莫大羞辱。

女人主动约会男人，一旦落空必定无地自容。何况姚莉莉还不是一般女子，她姿容出色还十分富有，她把主动邀请男人看成给予对方的恩赏，从没遭人拒绝过，都是感激涕零地接受她青睐。方亚军不仅拒绝她，还不解释、不道歉，如此不在乎她，显然是蔑视她。

姚莉莉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她不能容忍方亚军把她当贱货。她想自己何等尊贵，竟然遭这小人物轻视，在她看来这样的轻视就是奇耻大辱。

她轻轻摇摇头，阴冷着脸，最后通牒般警告方亚军：就是不听我的话，是吧？

方亚军不回答，他避开姚莉莉的目光，侧身望着柜台外大厅。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愉快，庆幸自己没有落进姚莉莉的陷阱，他觉得自己很高尚，什么便宜都不贪图。

不听我的话什么后果，你知道吗？姚莉莉再次咬牙切齿地低声警告。方亚军仍然不理睬，只要自己纤尘不染，方亚军不相信姚莉莉能把他怎么样。

姚莉莉突然起身离开座位，她怒气冲冲，毫无顾忌地撞进培军科长办公室。

在旁人看来，培军科长应该很满足了。他不用趴在柜台上清点别人的钞票，因为他是科长，他只需要清点自己的钞票。而且他的钞票还不少，他的奖金是其他出纳的1.5倍，因为他是科长，他理所当然地享受级别红利。他尖嘴猴腮，细胳膊细腿，就这模样他还有幸跟姚莉莉风流过，因为他是科长。

他确实不满足，他妄想更多的钱。

他觉得自己的钱太少，比信贷科长商淇的钱少得多。信贷科长除了工资奖金还有油水，不像他出纳科长，捞不到外快。

他想方设法捞取外快，可出纳科长没什么权力，他想捞也无从下手，至多占点小便宜，比如占点下属的便宜。

不过他还是等来了机会。他的顶头上司岳林，竟然要动用金库，需要他积极配合。动用金库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一旦败露必定死罪。他并不是很愿意冒杀头的风险，但他不敢抵制，一旦得罪岳林，他这科长就别想当了。除了当官他什么也不会，甚至不会点钞票，不当科长了他连个出纳的活都干不下。

同时他也是动了黑吃黑的念头。尽管岳林并不给他讲为什么动用金库，只说是上面的安排。他毕竟是出纳科长，基本制度他还是了解的。他很清楚，即使是上面安排岳林动用金库，也是严重违法，也不敢走漏半点风声。因此他以为，为了防止他泄露天机，岳林一定分给他不少好处，说不定还能分给他大笔赃款。

然而岳林把钱全部拿走了，一点也没分给他，只是年终把他评为先进工作者。他参与犯罪却是白忙一场，实在气恨不过，他去找岳林，吞吞吐吐地说：哎呀，害怕呀，天天做噩梦。

岳林仍然分文不给他，还威胁他说：只要敢说出一个字，明天就要你好看。

他知道这可不是恫吓。尽管岳林是位高权重的营业部主任，但是仅凭岳林一个人也不敢动用金库，岳林背后必定还有更大的力量支持。而他只是个仰人鼻息的小人物，怎么敢去蚍蜉撼树。因此他既不敢继续要挟，又不甘心一无所获，他十分郁闷。

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为自己官太小，于是妄想当上更大的官。

岳林向他许诺，一定举荐他出任营业部副主任，果然如此也不算薄待他。

可就在这节骨眼上，东桂当上了市长，从此东桂不再兼任恒信银行行长，而新的行长又是一拖再拖也不能到任，提拔他当营业部副主任的事就一直搁置起来，他又郁闷起来。

他什么都不如意，又妄想跟姚莉莉继续风流。男人得意时需要女人分享成就，而在失意时需要在女人身上找到成就感。

正当这时，分配来一个方亚军。一来就被姚莉莉看中。

培军科长既不敢也不想得罪姚莉莉，虽然姚莉莉只是他手下出纳，但姚莉莉是富家千金，还以其大方和放荡，姚莉莉广有人缘，还颇有些手段。

姚莉莉之所以甘愿待在出纳岗，仅仅是为了方便瞭望。如同孤独的雌兽，需要一个山冈瞭望雄健身影。一旦发现目标她就去吸引，玩一阵她就扔掉另觅新欢，她永不满足。这样的人不能惹她心烦，惹她烦了换个山冈就是，反而是培军科长要巴结讨好她。

培军科长眼睁睁地看着姚莉莉把方亚军拿去带教，从此他是说有多郁闷就有多郁闷，他对方亚军是有多嫉恨就有多嫉恨。

他时刻都在留心方亚军有什么差错，一有空闲他就去观看监视录像，或者隔着玻璃窗观察方亚军的一举一动，只要给他逮住点差错，他就要好好地整一整方亚军。即使不能整得方亚军身败名裂，也要整得方亚军蔫头耷脑，整得方亚军像斗败的牯牛，整得方亚军从此不讨女人喜欢。

突然“嘭”的一声，姚莉莉推门进来，随即就听到大厅里的人在对着姚莉莉窃窃私语，姚莉莉只要进入培军科长办公室就有人窃窃私语。

姚莉莉反手关上门，她对那些窃窃私语不屑一顾，把那些窃窃私语关在门外，怒不可遏地嚷一声：那小子，他还敢牛！

培军科长一愣怔，不过他马上就明白了，一定是方亚军把姚莉莉激怒了。他喜出望外，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。

不过因为是领导，他必须保持一脸严肃。他一本正经地说：新来的大学生，没一个安心当出纳的。必须加强教育，先端正思想。

姚莉莉气咻咻地窝在绒面沙发上，直通通地呵斥他：少给我装腔作势！我问你，怎么整他合适？

培军科长点上香烟，他心情好极了，慢吞吞地说：都是同志，怎么能说整他。是教育，是帮助。

姚莉莉烦了，她做什么都不愿意拐弯抹角，直截了当地说：哎，告诉你。昨天长款五百元，他今天才登记，就拿这个整他！

培军科长大吃一惊，他难以置信地问：有这种事？不过他心有余悸：如果真有这种事，你也有过错。

出纳必须双人操作、交叉复核，如果发生隔日补记长款这样的现象，通常搭档双方都有错误，除非另一方毫不知情。

姚莉莉显然清楚这点，她幸灾乐祸地说：那蠢东西，只登记他的长款五百元。我是什么都不知道啊，他瞒着我干的。

如果是这样，就牵扯不到姚莉莉了，就只是方亚军一个人的过错。

培军科长含笑不语，这才多长时间呀，姚莉莉就要整方亚军。培军科长不禁想，正好借题发挥，把这两个整出仇恨来，整得他们从此不共戴天，姚莉莉就会不得不死心，说不定还能给他留个机会。

他“啪”的一声开启电灯，煞有介事地说：正好要找你，谈谈方亚军。你是他的带教师傅，这么一段时间以来，他的工作表现怎么样啊？需要你写个材料，便于给他下个结论。

姚莉莉正在气头上，她没有多想就从沙发上一蹦跳起来，将就培军科长的纸笔，把她一肚子怨气全部发泄出来：不会点钞票，还不谦虚学习。自以为是，不善于关心人，不善于团结人……

(二)

下班铃响，方亚军被培军科长叫到办公室。

一听培军科长要他说清楚：为什么昨天的长款今天才入账？方亚军愣住了。他深深低下头，像个认错的孩子。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培军，如果说姚莉莉本来安排他私分，他有什么证据？姚莉莉可没承认过私分长款。于是方亚军战战兢兢地说：是我不懂。我昨天没有来得及登记，我以为今天登记一样。

不懂也能成为理由吗？坐上这个岗位就必须懂，不懂下岗培训！我不听你狡辩，马上写个检讨来。先看你态度，再考虑怎么处理。

方亚军已经查看过出纳制度，知道过后补记是违规操作。他对自己的过错已有心理准备，并不想抵赖，以为写个检讨就能弥补过错。他赶紧诚恳地表示：我检讨，我检讨。

培军科长手中最大的权力就是有权要求下属检讨，而且他善于利用检讨。方亚军在大学里从没写过检讨，他不知道一纸检讨可能给自己造成什么危害。

银行的规章制度无所不包，严密得像密不透风的潜水衣。连桌面用具如何摆放，如何将从来不用的劳保手套和看过的报纸叠放整齐，都有规定。

如此面面俱到的规定，实际上没人能完全做到，于是难免违反制度。违反制度，未必有人追究，但随时可能有人追究。

收到检讨后培军科长总是喜形于色，在他看来就是抓住下属尾巴了。他可以凭这些检讨勒索好处，也可以凭这些检讨向上面夸大其词汇报，从而拔除他的眼中钉肉中刺。

当然，他还可以凭检讨把下属反复折磨。比如收到方亚军的检讨后，他立即召集出纳股全体开会，对方亚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

事情还不是到此为止。培军科长说，等上面集体研究决定后，还要对方亚军进行经济处罚，还要对方亚军加强教育，通过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实施“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”。

即使如此姚莉莉还没有解恨，从此她无精打采，总是懒洋洋地望着柜台外熙熙攘攘大厅，不知她是在另觅新欢还是等待方亚军回头是岸。

本来出纳应该双人操作、交叉复核，可姚莉莉几乎不再操作。方亚军收款后请她复核，她“啪”的一声就把钞票丢进钱箱。方亚军很害怕：你要不复核，万一差错怎么办？

姚莉莉冷笑：你要怕差错，你干吗不多点几遍？

付款时姚莉莉同样不清点，她把成捆的钞票甩给方亚军：爱点不点随你便！

方亚军差不多央求她：无论少收还是多付，都是你赔一半我赔一半，又不光是我一个人赔。

姚莉莉“哼”一声说：哪怕十万八万，你赔多少我赔多少，不相信赔不过你！

方亚军可没本钱赔。他无可奈何，只能百倍小心，他一个人将钞票反复清点才敢收付。由此一来客户嫌他点钞速度太慢，就纷纷投诉他。

培军科长再次迫使方亚军深刻检讨：为什么点钞速度如此之慢，为什么面对客户如此漫不经心，是缺乏基本技能还是工作态度不端正？

方亚军忍无可忍，只好说：两个人的事，就我一个人做。

培军科长叫来姚莉莉对质：你不做事吗？

姚莉莉笑嘻嘻地问方亚军：你拿什么证明我不做事？

方亚军说：不相信就放监视录像，看你是不是在认真复核。

培军科长说：我看过录像了，姚莉莉都是在认真工作，就是你慢吞吞，还慢工做不出细活。

方亚军马上明白了，是在合伙欺负他，他只好沉默不语。营业厅包括会计股、储蓄股，超过百人，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议论方亚军。

好多人不明真相，只是三天两头听见培军科长训斥方亚军，还经常听见姚莉莉尖叫怒骂，觉得特别有趣。

柜面工作本来就单调乏味，能够拿个人调侃取笑，几乎是共同心愿。即使没有好笑的内容，一看方亚军那么惶恐那么狼狈，他们也很开心，如同严肃会场上，有人打个喷嚏也能逗出哄堂大笑。

今天起姚莉莉休假。她是想休假就休假，谁也不能奈何她。

培军科长调来王枝枝，由王枝枝顶替姚莉莉岗位。王枝枝戴副深度近视眼镜，下巴尖削，说话像爆炒豆。

王枝枝不肯坐姚莉莉那位置，她说有股狐狸气味。方亚军有心讨好王枝枝，他期待王枝枝不要像姚莉莉那样刁难他，他立即跟王枝枝调换了位置。

其实他很愿意坐在姚莉莉的位置，根本没有所谓的狐狸味，而是馨香四溢。

王枝枝待方亚军还算不错，她不像姚莉莉总是捉弄方亚军。但方亚军反而感到，王枝枝实在讨厌，他很快就不想跟王枝枝搭档，宁肯忍受姚莉莉的捉弄。

王枝枝那张嘴从早到晚喊喊喳喳抱怨不休：她抱怨现金收付量太大。抱怨前来交款的客户不按规定整理好票面。抱怨现在的钞票新版旧版各式各样票面太多太杂，票面金额也太小，为什么不发行一万票面的钞票，那多省事！抱怨奸商太多，为了偷税行贿大量使用现金交易。抱怨计划科审批现金的人，拿了人家好处就随便审批，没有从严控制……

这些是你能改变的吗，你也不过是低级职员，抱怨有什么用。再说，如果没有这么多现金需要收付，我们这些出纳就要失业。失业了能做什么？珍惜这金饭碗吧，有什么好抱怨的。

方亚军一边如此想着，可他还得假装认真聆听，怕流露出厌烦激怒王枝枝，怕王枝枝也像姚莉莉那样冲着他尖叫怒骂，王枝枝可是培军科长也要惧怕的人。

王枝枝以为方亚军当真听得认真，她就越说越上劲。甚至说姚莉莉是狐狸精，不结婚也不正经跟谁谈对象，家里不知去过多少男人。她说姚莉莉上班既不是为了钱，也不是为了事业，就是为了勾引男人，姚莉莉连客户都敢勾引，这狐狸精把银行的良好形象损害得一塌糊涂。

王枝枝回头又说她自己。说她年过四十了，官当不上财发不了，只求保住金库保管员这份差事。这工作她干十多年了，不想再换个岗位从头学起，领导也很满意她所做的工作。谁要动心思顶替她这个岗位，她就跟谁拼命：别的岗位你们爱争爱抢随便，我的岗位谁也休想夺走！

她只顾喋喋不休地讲，也不嫌累得慌。方亚军却是在想：谁稀罕你那岗位？

顶替姚莉莉的出纳岗后，王枝枝应该让位给后备金库保管员，由后备金库保管员负责出入库。但她很不放心，同时培军科长也不允许后备金库保管员随便顶替她，因此她仍然要去作闹山麻雀。直到她把金库的事大致张罗妥当了，完全放心了，她才回到出纳柜。

在此期间方亚军不能单人受理现金收付，他要一直等到王枝枝到岗，才能双人操作、交叉复核。

有一天，王枝枝又在开始抱怨：唉，我做两份工作，也不给我两份出纳津贴。方亚军十分诧异，他一边打开铁皮钱箱一边问：出纳还有什么津贴？

王枝枝扭扭干瘦的身子，她可能感到腰酸背痛，她将信将疑地问：几个月了，你一直没领过津贴？

方亚军使劲摇头，王枝枝十分惋惜地说：他们把你的津贴私吞了，每月三十元可不是小数。

方亚军不敢相信，如果确实有津贴，怎么可能给人私吞了？他自我解释说：

我还没转正，连奖金都没有，肯定不会有津贴。

王枝枝笑咪咪地骂他：笨蛋！这是岗位津贴，只要在这岗位就有这份津贴，跟转正不转正有什么关系。像你桌上的劳保手套，只要坐在这岗位就必须配备，不管你戴不戴，都应该有。

她也了眼柜台外等得很不耐烦的客户，挥挥手驱赶他们，要他们去旁边柜组排队，说她还没有准备好。其实她是还没有说够，她的嘴比手脚还要勤快。她摆出一副好为人师的姿态，继续教导方亚军：你懂吗？如果太邪恶的人，在银行做事早晚自取灭亡，到处是钱谁见了不动心呀，一动心就“咔嚓”！可是如果太守规矩，要在银行熬出头也难，像你这样子就是太规矩。你不能总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，属于自己的就要敢于争敢于抢。你看周围的人哪样不争哪样不抢，你不争不抢还有人送到你嘴边吗，傻瓜！

这只闹山麻雀的话，哪些正确哪些胡说，哪些是由衷的哪些在骗人，哪些有事实依据哪些是道听途说甚至无中生有，方亚军懒得去分辨，但这些话方亚军并不能完全抛在脑后。其实，他已经把王枝枝的好多话都记住了。

他十分着急地盼望下班，他在姚莉莉抽屉里找到一本叫《阴阳》的书。终于熬到下班了，他把姚莉莉的《阴阳》带回宿舍。

确实太吸引人，他看得很仔细，一个中午才看几章。晚上下班后，他又飞快地赶回宿舍。他躺在床上，看书中描写得惊心动魄，他索性脱光了裤子，任由那玩意儿笔直挺着，省得勒在裤裆里难受。周身血液加速流动，他忍不住内心的燥热瘙痒，起床洗了个澡，情绪才稍微稳定一些。他不敢再看书了，准备睡觉，却是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尽是书中描写的那些细节。他心头像烧起一把大火，他又爬起来，穿上衣服出门溜达。

半岛公园门口有个公交车站点，正好有公共汽车靠站，他身不由己地挤上去。

他不知道该去哪里，他没有亲戚没有朋友，只是漫无目的地坐到哪算哪。

车上越来越挤，他被挤到一个角落。角落里有个上身套羊毛衫下身穿裙子的少妇，遭挤压得气喘吁吁。方亚军双手撑住护栏把她笼罩起来，少妇便像躲在笼子里一样安全。

少妇长长地舒了几口气，她转身面向方亚军，她可能感受到了关怀，可能有些感激。突然急刹车，方亚军朝前一挺，少妇赶紧抓住方亚军衣襟，几乎扑进方亚军怀里。方亚军裤裆里那玩意儿竟然就鼓起来，硬邦邦地戳在少妇大腿上。少妇并不惊叫，也不闪避，似乎还有意靠得更紧些。

方亚军想看一眼她的脸，她却低下了头。方亚军怕她看见自己那玩意儿顶在她大腿上大家难为情，方亚军一扭身挪开半个位置，那少妇却是如影随形随之靠过来。方亚军便明白了，她乐意这么被人戳着。

互不相识反而感到安全，反而不需要伪装。方亚军壮大胆子，他微微后仰，让自己那玩意儿尽管戳过去。那少妇竟然摸不出声，略微前倾，任由方亚军那玩意儿端直戳住自己。

但是犹如隔靴搔痒，除了越是弄得难受外，望梅而不止渴。车到下一站，那少妇就下车了。

方亚军也很郁闷，迷迷糊糊中他忽然意识到：原来我也是很坏的呀！

他一直想做个高尚的人，做个有道德的人，做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。然而，此时此刻他觉得自己像个流氓，面对淫秽书籍也爱不释手，面对女人也下流。如此一想他很沮丧，他开始鄙视自己。

看完《阴阳》没几天姚莉莉就上班了。姚莉莉发现她的书被人翻过，她倒没生气，她举起书朝方亚军晃了晃，她问：你看过了？我抽屉里的一切都有记号，有人翻动我就知道，你别想抵赖。

方亚军很不好意思地说：看不懂。

姚莉莉笑吟吟地说：你没体验过，怎么知道这本书写得真好。方亚军没有接话，姚莉莉进一步压低声音说：书上讲，男人冷酷女人温情，因为男人看重统治，女人看重生活。为了统治必须巩固道德，为了生活必须摧毁道德，所以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”。

方亚军还是闷头不吭声，他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书中那些云雨之欢确实令他向往，但他不想挂在嘴上，尤其在姚莉莉面前，他只能听任姚莉莉越说越露骨。

姚莉莉见方亚军并不反感，以为说得方亚军动心了，她再次试探着问：今晚有空吗？方亚军仍然坚决地摇摇头。

又一次遭到拒绝，姚莉莉羞愤难当，她勃然大怒，猛然站起来，探过身子居高临下地伸出两根指头，差不多戳到方亚军低垂的脑袋。她借口方亚军乱翻她抽屉，侵犯了她隐私，她冲着方亚军近似咆哮：你什么意思？你怎么随便翻我抽屉？我抽屉是你随便翻的吗？

整个营业厅立即热闹起来，好多人嘁嘁喳喳交头接耳打听：姚莉莉又怎么啦？有好事者还专门凑过来问方亚军：翻看到什么了？

方亚军知道来者不善，他缄口不语。他越是不解释越是像做贼心虚，其他人更加乐了，那好事者还说：不该看的就不能看，看了眼睛长刺。不过呢，该看的也不能不看，咱们没艳福只好饱眼福。是不是啊？逗得周围的人笑得前仰后合。

培军科长说，必须给方亚军记个处分，好让他汲取教训，好让他改掉一身流氓习气。

方亚军没有申辩，他确实翻动了女同事抽屉，确实偷看了《阴阳》。而且，一想到公共汽车上那一幕，他认为自己的思想确实不够健康，确实存在流氓习

气。因此他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，他越来越习惯默默地面对一切。

十二月三十一日是银行的年终决算日。以目前的技术手段，银行内部各网点之间、同城各金融机构之间、银行和客户之间的资金往来，还不能做到实时清算，于是经常出现数额惊人的未达账。由于没法实时对账，就好做手脚，好多大案要案正是隐藏在未达账中。

针对这类漏洞，每到年终最后一天，就必须结清所有未达账。如此一来，银行在这一天就要全体加班，有的要加班到接近天亮。为了慰劳这分辛苦，有些地方、有的银行，也就习惯在这一天跟客户搞些联谊活动。

按照滨州金融界的惯例，那些关系密切的客户，今天必定来银行送礼慰劳，银行则摆出流水宴答谢。营业终了，培军科长见方亚军无所事事，喝令方亚军去楼上巴结讨好信贷员，争取讨点礼物来。

方亚军不认识那些信贷员，何况还是去索讨礼物。方亚军十分为难，他连自己的所得都不好意思争取，怎么好意思问陌生人索讨。

培军科长连续催促了几遍，方亚军还是愁眉苦脸地待着不动，惹得培军科长大发雷霆。培军科长说：客户送来的礼是给银行的，不是给信贷股的，更不是给哪个信贷员的，为什么不能去讨点来？他给方亚军下达一个指标：至少讨回两瓶五粮液，讨不到抢也要抢点回来！

方亚军低沉地叹息一声，他不敢抗命不从，只好蔫头耷脑地去信贷股。

信贷股占据了五楼、六楼两层楼面，方亚军先到五楼，他看见人来人往川流不息。当中一间宽大的会议室，已经收拾成临时自助餐厅，从宾馆请来的厨师和服务员正在紧张准备。

方亚军倚靠在门口，他望着那些凉菜、糕点、酒和饮料，感到很饿，也很馋。他不禁想：要是哪天他能坐上去吃一顿，一定先捡那大块的鸡腿，再切大块蛋糕，喝一大杯五粮液……

方亚军正在发呆，他看见培军科长带着姚莉莉、王枝枝等人上来，他急忙尾随其后。姚莉莉直接撞进信贷科长办公室，她如入无人之境。一进去她就反手关上门，只听到里面一阵笑语欢声，像是都在欢迎她。

培军科长不敢尾随姚莉莉进入信贷科长办公室，他只能去信贷员办公室，他对那些信贷员逐一笑脸招呼。

信贷员并不理睬这位没有什么权力的出纳科长，他们只顾招呼客人。培军科长倒不生气，他那张难得一笑的冰冷面孔这会儿堆满笑容，他见了哪个信贷员都忙不迭地点头哈腰。

信贷员个个忙得团团转，他们招呼了客人就来不及收拣礼物，满桌满地都是烟酒水果花篮。